

采访主题：艾未未工作室采访四川 5.12 地震遇难学生家长

被采访人：梁代云（男，42 岁，富新二小遇难学生梁爱玲的父亲）

皮开建（男，45 岁，富新二小遇难学生 皮文 的父亲）

景正洪（男，39 岁，富新二小遇难学生景明清的父亲）

景正富（男，40 岁，富新二小遇难学生景明春的父亲）

采访日期：2010 年 4 月 27 日

**景正富：**我是景明春的父亲，景正富，是富新二小遇难孩子的家属，（我的孩子）是 126 个学生之一，这次从成都到北京坐了三十多个小时，克服了政府给我们的重重阻碍，想尽各种办法，坚持来到北京，还是想让政府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这次还是来上访，我们上访的目的还是为了给孩子讨个公道，（政府）一直敷衍我们，没有结果。

**景正洪：**我是景明清的父亲景正洪，我的孩子读五年级一班。

**皮开建：**我是皮文的父亲皮开建。

**梁代云：**我是梁爱玲的父亲，梁代云。

**皮开建：**我孩子是十一月二十四号出生的。两岁的时候他妈就走了，我一个人把他带大，多听话，我都不知道咋说。

**景正富：**说起来我们是三弟兄，真的有点惨，他一个人带大的，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也遭孽，他女儿多听话的，学习也还可以。

**梁代云：**我是梁爱琳的父亲，我女儿是九七年七月初七出生，虽然她是个女孩儿，但她是男孩儿的性格，比较刚烈，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，从她出生到十一岁，她是个很可爱的孩子，我记得在 2003 年的时候，那时才五岁多吧，她一个人在家看猪，我和她妈都不在家，她给她婆婆说：婆婆，你再辛苦两年，我就上初中了，我将来考到县城里你就不用给我做饭了，爸妈给我拿钱就行了，在四年级二班的一次摸底考试中考了 97，她说这次考了第二，下次我一定考第一，我们还带她出去旅游了，回来大概只有七天，512 就爆发了，像这么好的娃娃，确实感到可惜。在 512 地震中，是因为建筑质量的问题夺去了孩子的生命，我肯定要为孩子讨个公道。

皮开建：我老婆五点去找，找到第二天都没找到，她一直哭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。我们那娃娃又乖又懂事，5月2号的时候栽秧，她说你们栽的不好，我来栽，她确实栽的好，想留个纪念都不行了，真的舍不得我娃娃，平时经常去看爷爷奶奶，又爱念书又爱干农活。出了这事真想把当官的杀了才解气，破坏我一家人的幸福。现在又开始带小孩，要带到60多岁才带的大，政府又不给我们解决，政府说给你供到18岁，又没有实际行动，拿啥子供嘛？地震那天我在田里，我看到房子垮了我就往回跑，跑回去看到我的房子也垮了，然后我把电视机抱出来。在路边上，听人说学校房子垮了，娃娃们往哪里逃啊，我借个自行车就往学校赶，到了学校一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赶忙掏人、救人，把人家的孩子救出来了，自己的孩子却救不了，5月13号才把人找到，我亲手把自己的女儿埋了，所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为我女儿讨个公道，我不说了。

景正洪：不提则已，一提真的伤心，我们三弟兄，三个女子，就这样活活的被埋了，真的有点惨。我女儿很聪明，胆子挺大，也很听话的，一个人上学回家，她心肠软，喜欢小动物，小猪小狗。周末就组织同学唱歌，地震的头天还在帮家里栽秧呢，真是多灾多难，我们兄弟一个人把孩子带大。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讨个说法，从学校建修就有问题，承重的地方都改过的，没按标准做，如果按图纸操作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纯粹是偷工减料，都想捞一笔，导致了这一情况，学校几年前就是危房了，平时都不让学生跳动，怕房子出问题，明知是危房了，还让学生在里面。我们也找过承建方，他们也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们也有证据，现在政府也不管了，像踢皮球一样，踢来踢去，一会让地方解决，学校周围的老房子都没事，完好无损，只有一个班的在上体育课，其他的都在上课，几乎没人跑出来。

问：学校公布过名单吗？

皮开建：政府报过的，但没有报这么多，不可能报这么多，明明知道那是危房，地震后我们听老师说这个房子在几年前就不应该使用了，地震时不到3秒整个房子就倒了，根本就没时间跑嘛，我的孩子死的更冤，不跑的话也许还活过来了，那么大一个教学楼只有一个楼梯，只有一米宽，89年修的教学楼95年就列为危房了，05年国家拨了几百万让整改，他们都没有整改，好的房子出租给别人做衣服、养兔子，把小孩安顿到危房去上课。

问：地震后政府有没有对学校建筑质量作鉴定？结果？

皮开建：没有公布结果。貌似公布过说确实是危房，不地震就不垮，就是因为地震才垮的。

问：鉴定专家的名字知道吗？

**梁代云：**不知道。是政府请的德阳的鉴定的，当时是为了安抚遇难家长的情绪，就在德阳组建了一个专家组过来，也就是安抚家长。要说公开，他们永远不会公开。最后按他们副市长的说法，这个是危房，但是不地震就不会倒。

**景正洪：**最后公布了确实是危房。他说危房是危房，不地震不会垮，就是因为地震才垮的，就这句话。地震过后，每一户给我们发一份国务院关于汶川地震 526 号，里面明明写着：因房屋质量问题，特别是公共场所那些质量问题，都要必须一查到底，追查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但是，时间过去很久了，他们查得有没有结果，我们也不知道。

问：地震后你们的想法是什么，家长采取过什么措施？

**梁代云：**我们当时晓得是危房，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把资料收集齐全，方便将来找政府，材料的收集是通过对老师和承包商的问询获得的，最后制成了光盘。

问：找过几次政府？

**梁代云：**好多次，作为分管教育的局长，你去找他，他比你跑的还快。他只要知道是遇难者家属，今天去找他，他从办公室就拔腿就走了，跑得很快。我们去法院的时候，法院直接说，这个不受理。我记得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去找副市长，小孩就被送到救助站，没人理你。所以我感觉媒体这么报道他们都没感到压力，这事太难办了。

在受理与不受理之间，还有好多天，我们四个代表，有一个代表，他自己站出来，把诉给撤了。以前犯了一点错误，公安机关要找你的麻烦，不找麻烦，喊你把诉撤了。然后强制性把我们的诉给撤了。

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，在那么多人面前都说过，你们在德阳范围内，休想告我，意思说，随便哪个人都不敢接这个案子。以前请律师帮他们打官司，好多都不敢接这个案子。

**景正富：**比方说当初敢接的，现在都不敢接……

**梁代云：**当时上海有个律师团，想来接这个案子。但这个案子才一说，我们四川省里边的公安局马上就过去了，就喊你不能接这个案子，你如果接这个案子，这么多遇难者家属，到时候没法收拾。

**景正洪：**所以说不管是上访，包括到北京打工，他都不会让我们出门。

**皮开建：**张市长他承诺过给你们安排个好的工作，给你碗饭吃，养到老，其实没得。

**梁代云：**他说的几乎没得实现，是种安慰的形式～

**景正洪：**就是地震过后，地震过后大概有 20 天左右，他们组织了每家每户过去遇难者家庭走访，你们实际上是什么困难，他全部写了的，说以后一一给你们解决。走访一些，问一些，了解一些，但是最终没有解决。

**梁代云：**但是走访归走访，落实归落实，但是最终没有落实。

**景正洪：**最终没有解决。

**景正洪：**好像就跟走个过程那样子。

**景正富：**就我们这个事情，谭作人为我们讨个公道……给你定个啥子罪，给你判了几年。

**梁代云：**我们上访，总共上访三次。当时第一次的上访，当时像灾区的那种状况，我们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很热情的接待我们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是 2008 年 11 月 20 多号，当时我还记得，带了 4 个人来。上访的次数我最多。这一次来我就感觉他们，他们直接就说，中纪委直接就说，512 地震的这些问题，属于你们跟政府之间的问题，你直接就到国家信访局去办理这些事情。但是到了国家信访局的时候，国家信访局就是给你拿一个纸条，里边的内容全部有，你填上，递上去就行，就那样。

我觉得他们没认真的处理我们的问题。都很敷衍我们，根本就没有想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。不可能，几乎都不看，他们不看你的材料。还有一个，因为一天的上访有那么多人，上访有那么多人，他不可能一一的看你这个材料，但是你过后看不看，就是另一码子事儿。

我总感觉信访虽然不重要，但是对他们底下的政府，对我们底下的政府也是一种压力，就是虽然说它一点作用不起，但是对他们也有压力。

**皮开建：**第二次，你知道吧，他说你们再去上访就把你们抓起来。

**梁代云：**当时就是你要抓可以啊，我马上就可以跟你走，走到绵阳。

**梁代云：**他们好像是绵阳的，他们在绵阳车站直接上车

**景正洪：**还没有上车之前……

**梁代云：**还没有上车就把你抓回来了。

景正洪：因为我们每一次上访对政府压力感觉大啊，所以我们更应该继续上访，直到有结果为止。

皮开建：我们要求查腐败，或者今后咋教我们的娃娃，我们也无能为力啊！政府要来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肯定政府要给我们讨个说法过来。我们无能为力啊！

梁代云：地震过后好像是——肯定是统一的——不管是高中的娃娃，还是幼儿园的娃娃，统统六万块钱的价格赔偿。他就写个民政局救助六万块钱，都没说赔偿两个字，就写个民政局救助六万块钱。还有一个，作为一个学生，都是强制性买保险的，50 元钱。就是地震过后，不管家长买没买，最后把它补齐了，也就是拿 2 万块钱，总共就是 8 万块钱。

皮开建：那是保险公司赔的。

梁代云：那是保险公司赔的。就是过后给我们买点啥子保险……

皮开建：失地农民保险。

梁代云：失地农民保险，但是我们向它要现金，它是不给的。我们就说我们不要保险，我们保险太多了。我就喊他们拿出钱，但是那里面没有钱。

问：没有领到现金？

梁代云：对，没有。保险不可能给你拿钱，那个保险里面根本是一分钱也没有。我们就问他，他就说给你们买的保险，只不过给你们那个本本，就是认账，先目前认账，但是里面没有钱。

皮开建、梁代云：空壳壳。

梁代云：好心人给我们捐了个款，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没有，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捐没捐？如果没捐，那就算了。如果捐呢，那这个钱最终到哪里去了？

景正洪：这个我想可能难查。因为当时我们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叫曾庆（音），他以我们富新二小的名义，设了个私人网站，所以说捐款不让查。

梁代云：根本不让查。

梁代云：向富新二小捐的款，只要他们朝网上一发，那些捐了款的自然就会明白。我想，你既然向富新二小捐了 50 万，不可能就是说没向富新二小捐 50 万的道理，自然就会站出来问富新政府，你这个钱放在那里去了？

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，首先事情就是如实上报，遇难者家属有多少你就应该上报多少，对不对？这个危房是危房，但是你要如实的跟我们说，开始你说不是危房，最后你又说是危房。

现在就是家长申冤无处的那种感觉，都感觉要放弃的那种感觉，很艰难。我们都意识到是很艰难的，走到中纪委也就那样打发你；走到国家信访局，他也就是那样打发你，你最终回去也是很平静的那个样子。

媒体，法律，我们的上访，这一方面我们都要继续下去。

**景正洪：**问题是你光靠本地媒体，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他根本不敢放那些东西，所以只有在网上或者国外媒体他们说，都需要他们去帮助，我们现在找不着人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有点投诉无门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是越整越麻烦。我们看来，只要有一点点希望的话都要抓住。

（结束）